



钱仲联著

夢茗盦專著二種

梦苕盦专著二种

钱仲联 著

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

封面题字：顾学颢
责任编辑：余顺尧
责任校对：史 杰
封面设计：鹿耀世
版式设计：李玲玲

梦苔盒专著二种

Mengtiaoan Zhuanzhu erzhong

*

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

850×1168 毫米 32 开本 8 印张 292 千字

1984 年 4 月第 1 版 1984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—17,000 册

统一书号：10190·158 定价：0.93 元

内 容 简 介

《梦苕盒专著二种》是我国知名学者钱仲联先生的两部学术著作的合集。

《李贺年谱会笺》以翔实的史料，详细地考证了李贺的世系、家居、歌诗旨意和《李贺歌诗集》的版本源流；广泛吸收了古今研究的成果，并对其中的失误或异说多有辨正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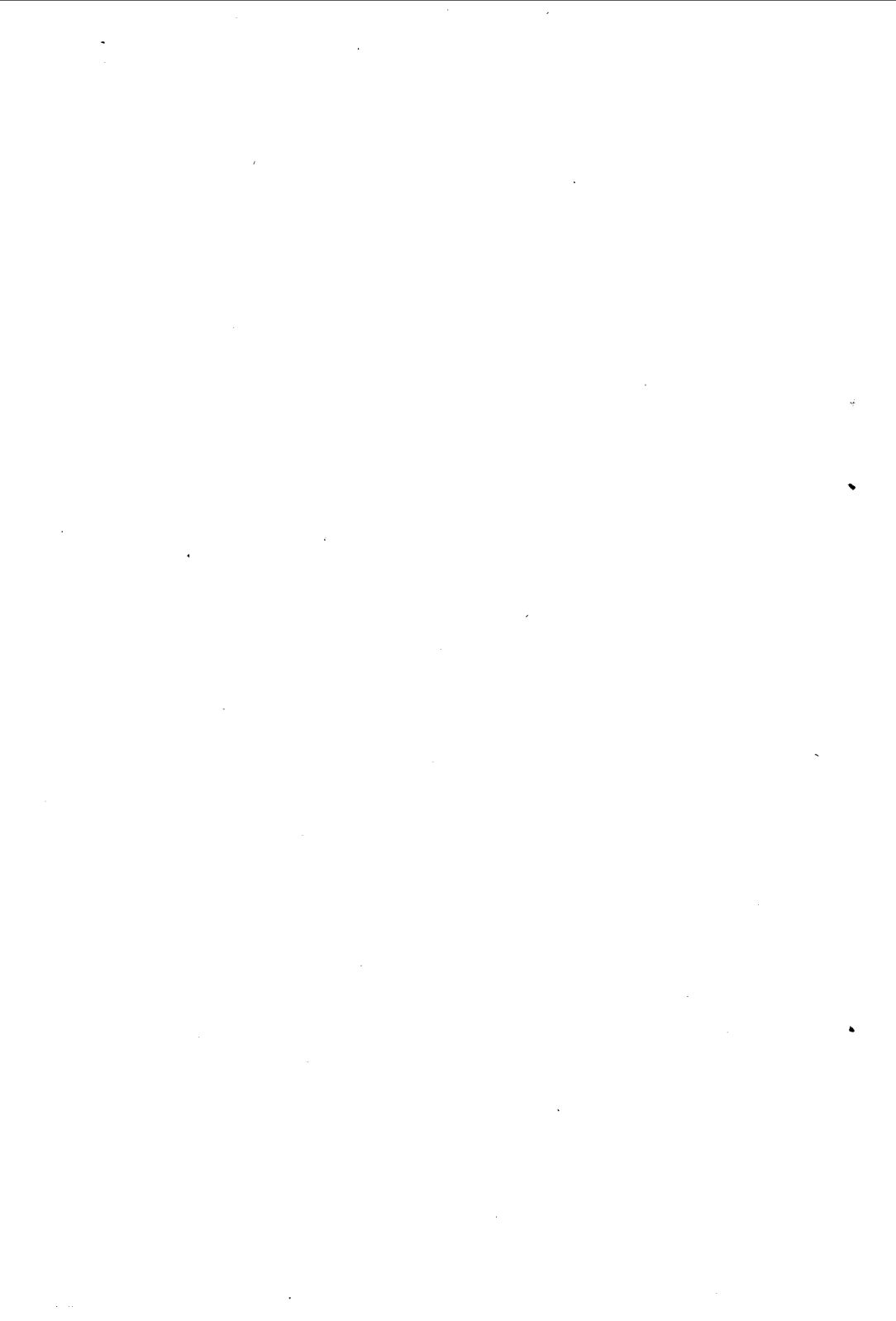
《吴梅村诗补笺》则旁征博引，广为搜辑，以《明史》、《清史稿》、私家史著、明清笔记及未刊著述等，订正了清人程穆衡、靳荣藩、吴翌凤诸家注本在作品系年、诗意诠释、史实考察上的错谬，补苴了旧注未曾言及的大量史实和资料。

目 录

李贺年谱会笺·····	1
吴梅村诗补笺·····	65
后记·····	174
附录·····	175
书吴梅村《圆圆曲》后·····	程千帆 175
吴伟业《圆圆曲》与《楚两生行》的作期	
——读诗质疑之一·····	冯沅君 178
吴梅村诗选录·····	186

李贺年谱会笺

常熟钱仲联



李贺，字长吉，唐宗室郑王之后。

《旧唐书》本传：“李贺，字长吉，宗室郑王之后。”

《新唐书》本传：“李贺，字长吉，系出郑王后。”

【按】李贺《金铜仙人辞汉歌》序自称“唐诸王孙李长吉”，《仁和里杂叙皇甫湜》自云“宗孙不调为谁怜”，此贺为王孙之确证。王应麟《困学纪闻》卷十八阎若璩笺：“按《李贺传》‘系出郑王后’，郑王名亮，太祖虎第八子，非高祖渊之子名元懿者，元懿则称小郑王，或曰惠郑王矣。”

朱自清《李贺年谱》（以下简称《朱谱》）：“郑王有二：郑孝王亮，高祖从父，隋海州刺史，武德初进封郑王。《旧书》六十。郑王元懿，高祖第十三子，贞观十年（六三六），改封郑王。《旧书》六十四。《新书》称元懿为郑惠王，‘惠’者，元懿谥也，又谓唐时称元懿后为小郑王后，亦曰惠郑王后，以别郑王亮；《新书》七十九。《宗室世系表》中复称亮为大郑王房。《旧书》虽均称郑王，然于大郑王后，追叙世系，至于大郑王子淮安王神通而止，不及大郑王；《旧书》一百十二《李嵩李国贞传》。殆以世远名微，不足增重故欤？其于小郑王后，则举‘郑王元懿’或‘宗室郑王元懿’。《旧书》一三一《李勉传》，一七六《李宗闵传》。《新书》于大郑王后，亦溯至大郑王次子襄邑恭王神符而止；《新书》一三一《李程李石传》。其于小郑王后，则举‘郑惠王元懿’《新书》一三一《李勉李夷简传》。间亦曰‘郑王元懿’。《新书》一七四《李宗闵传》。两《唐书》之于二王，其分别略如此。《旧书》谓贺为‘宗室郑王之后’，曰‘宗室郑王’而不名，《新书》谓‘系出郑王后’，亦不名，皆以别于元懿，其理甚显。是贺当出于大郑王。田北湖氏亦持此见而无说；又谓大郑王子孙多留东都，《昌谷别传并注》，见《国粹学报》四十三期。亦无

据。王礼锡氏则谓‘说郑王，便是大郑王；如说《汉书》，便是《前汉书》’。又举《宗室世系表》标目，谓‘若出小郑王房，必称系出惠郑王’。王礼锡《李长吉评传》二十三、二十四面。说虽少疏，实为有见。阎崇琚君作《李长吉年谱》，本校（清华大学）二十二年度毕业论文。独主贺出小郑王后；然其说难自树立。阎君谓两《唐书》于小郑王后，俱标出‘郑王’字，与记大郑王后异，此为文例。然所引诸传，‘郑王’下皆系‘元懿’，无单称者。阎君爱举《旧书》一七六《李宗闵传》云：‘自天宝艰难之后，宗室子弟贤而立功者，唯郑王曹王子孙耳。夷简再从叔父沂国公勉，德宗朝宰相，夷简诸弟夷亮、夷则、夷范皆登进士第。宗闵弟宗冉，宗冉子深、汤，汤累官至给事中，咸通中践更台阁，知名于时。’谓是‘郑王’单称，以指元懿之证。但贺传系称‘宗室郑王’而不名，与单称‘郑王’异。而《新书》七十《宗室世系表》之末，明以‘郑王房’与‘小郑王房’对举，其贺传所云‘系出郑王后’，更为大郑王无疑也。”

【按】田、王、朱诸家主贺出大郑王后说，实本阎若璩，而未言其说所自出。第朱氏既据两《唐书》有关列传，谓于大郑王后追叙世系，均溯至大郑王子一代而止，不及大郑王，果如朱说，则李贺如出大郑王后，本传只应书其出大郑王之子某王之后而不应及大郑王，方合朱氏所揭示之文例，然两《唐书》本传均不如是书，则朱说不能令人无疑也。

郡望为陇西，河南府福昌县人。

郡望与籍贯有别。唐之李氏，与王室同族者，皆以陇西著郡望。《史记·李将军列传》：“李将军广，陇西成纪人也。”《晋书·李嵩载记》：“凉武昭王嵩，广之十六世孙也。”《旧唐书·高祖纪》：“高祖神尧皇帝，凉武昭王七代孙也。”故李贺《酒罢张大彻索赠诗时张初效潞幕》诗自云“陇西长吉摧颓客”，《昌谷诗》自云“刺促成纪人”。【按】唐室自以系出李嵩，故贺亦自云陇西成纪人。实则李唐系出胡族，当时人已言之，近人考订亦言之。沈曾植《海日楼札丛》卷二《唐为北魏达阇之裔》条：“《法琳别传》云：‘琳闻拓拔达阇，唐言为李。陛下之李，斯即其苗，非柱下陇西之裔也。……’按《魏书·官氏志》无达阇氏，琳言不知所据。”冯承钧《唐代华化蕃胡考》：“唐高祖李渊来历，亦甚不明。《新唐书·宗室世系表》，列举李氏人名甚夥，余以为多出伪造依托。渊祖李虎，兄名起头，弟名乞豆，起

头之子名达磨，达磨即梵文 Dhama 之对音，此言法也。当时人名梵化者甚多，起头、乞豆，与印度似无关系，与鲜卑必大有渊源。可疑一也。唐室自以系出凉王李嵩。按历代君主依托古代帝王神明，几成通例。……‘其先陇西成纪人’之李渊，欲求氏族较显之所谓同姓，当然近宗李嵩，远祖李广，而托始于颛顼。可疑二也。考《史记》《汉书·李广传》，广有子三人：曰当户，曰椒，皆先广死；曰敢，为霍去病射杀；未闻有弟有子。《宗室世系表》谓广有子二人，长曰当户，次曰敢；而无椒。敢生禹，禹生丞公公云云，凭空杜撰。可疑三也。……则虎之为李虎，为大野虎，大野为本姓，为赐姓，尚属疑问也。”至于家居，则在福昌县之昌谷。福昌县，今河南省宜阳县，昌谷在今宜阳县三乡公社之连昌河畔。王应麟《困学纪闻》卷二十：“李长吉有《春归昌谷》诗。张文潜（耒）《春游昌谷访长吉故居》云：‘惆怅锦囊生，遗居无复处。’在河南福昌县三乡东。”万希槐《集证》云：“河南府宜阳县，唐宋之福昌县也。县西有昌谷水，与甘水俱流注于洛水。”王琦《李长吉歌诗汇解》于《始为奉礼忆昌谷山居》题下注云：“《河南志》：‘昌谷水，在河南府宜阳县西九十里，旧名昌河，又名刀辘川，源出陕州，流经永宁、宜阳县界入洛。’疑昌谷山居，当在此间。”又《崇义里滞雨》云：“落漠谁家子，来感长安秋。……家山远千里，云脚天东头。”《汇解》云：“长吉家于河南之福昌县，在长安东，相去八百余里，曰千里者，约其大数也。旧注以为指陇西成纪者非，陇西在长安之西，与天东句不合。”此为贺籍贯在福昌之明证。《朱谱》云：“福昌本为宜阳，因隋宫为名，西十七里有兰昌宫；有故隋福昌宫。宋欧阳忞《舆地广记》五。西南三十四里有女儿山，唐李吉甫《元和郡县志》五。兰香神女上天处，遗几在焉。宋吴正子笺注刘辰翁评点《李长吉歌诗》三《兰香神女庙》诗中“元注”。此系夹注，与刘评他书式同，当即刘注。昌谷水亦在县西，与甘水俱流注于洛水。宋王应麟《困学纪闻》二十翁元圻注。昌谷在县之三乡东，同上王原注。隋故宫北，《南园》诗云：“宫北田塍晓气酣。”与女儿山岭阪相承。《吴笺刘评李集》三，《兰香神女庙》诗“元注”。其地依山带水，有南北二园，桑竹丛生焉。见《南园》十三首，《昌谷北园新笋》四首。贺尝有诗忆‘昌谷山居’，《始为奉礼忆昌谷山居》诗。又有《春归昌谷》诗。

《昌谷诗》等。《昌谷诗》盛称其地景物之美，风俗之厚。其云‘遥峦相压叠，颓绿愁墮地’本篇引贺诗，均据影印宣城本《李贺歌诗编》。者，女几山也；‘待驾栖鸾老，故宫椒壁圯’云云，福昌宫也；‘纾缓玉真路，神娥蕙花里’，则当为兰香神女庙。参用清王琦《汇解》说。昌谷不著于地书。明曾益注《忆昌谷山居》诗，谓在陇西。盖以唐室原出陇西，贺既宗孙，又有‘陇西长吉摧颓客’，‘刺促成纪人’《酒罢张大彻索赠诗》及《昌谷诗》。等语，遂意其居陇西耳。然贺自长安归昌谷，则曰‘发轳东门外’，又曰‘今将下东道，祭酒而别秦’；见《春归昌谷》诗及《出城别张又新酬李汉》诗。在京思家，则曰‘家山远千里，云脚天东头’，又曰‘犬书曾去洛，鹤病悔游秦’；见《崇义里滞雨》诗及《始为奉礼》诗。自家诣京，则曰‘又将西适秦’；见《自昌谷到洛后门》诗。皆谓昌谷在京师东，又近东都也。其曰‘陇西’‘成纪’者，亦以夸其郡望，示人身为皇孙而已。宋张耒有《岁暮福昌怀古^{李贺宅}》诗，又有《春游昌谷访长吉故居》诗，《宋诗钞》及《困学纪闻》二十。亦可证昌谷所在。以上多用田北湖氏说。”关于福昌之为宜阳，昌谷之在三乡，中共宜阳县委宣传部《李贺故里调查》云：“主要根据有以下几方面：一、福昌：根据旧《宜阳县志》记载，唐朝武德李渊年号二年，宜阳县改为福昌县，县署设在隋朝时营建之福昌宫，故更名为福昌县。今宜阳县城西六十华里尚有福昌村，据实地踏勘与传闻，尚依稀可见昔日福昌城之规模，村头有古老之福昌阁，即为有力之证据，此即李贺为福昌昌谷人所谓福昌之来历。二、昌谷：连昌河源于陕县，经洛宁县东北入宜阳县三乡公社，东南向注入洛河。昌谷即在连昌河与洛河之会口处。新近在此发现之一幢古石碑上，描写昌谷地形盛状，云此处：‘背负连昌（河），面对女几（山），西邻竹阁（寺），东有凤翼（山）’。今昌谷村名虽无，但此一带村子有三乡、上庄、下庄、南寨、柏坡、后院等，大都村头相连，绿竹成园，较大之竹园即有一百多亩。由于连昌河谷平野开阔，土地肥沃，桑竹丛生，水草丰美，适于农耕，李贺在

《昌谷诗》中云：‘昌谷五月稻，细青满平水。’可见此处正是昌谷之所在。三、连昌宫：历史上又曾有玉阳宫、兰昌宫之称。李贺故宅当在此宫附近。李贺《昌谷诗》中提到‘故宫椒壁圯’，亦即此处。隋朝在福昌地方曾有一故宫名福昌宫。据县志记载，唐朝武德二年置福昌县，因县署占用隋福昌宫地址，将此宫迁建于福昌县西十七里，与连昌宫合为一宫，故连昌宫又称福昌宫。在南寨村发现之元代至元十五年（一二七八）所立《玉阳宫铭并序》大石碑一幢，上记述当年此宫盛状，此宫占地四百多亩，紧靠洛阳至长安之隋唐故道，紧连昌谷之三乡驿，唐代不少文人学士，达官名流，在诗文中俱有提到连昌宫之处。如唐代元稹曾写有《连昌宫词》，开首云：‘连昌宫中满宫竹，岁久无人森自束。’今上庄一带仍有大片竹园。三乡北仍有唐塔一座，高十丈，共九级。据县志记载，此为连昌宫之重要建筑之一。四、女儿山：李贺在诗篇中不止一次提到女儿山，《昌谷诗》中云：‘烧桂祀天几’，天几即女儿山，山在昌谷正南三十华里处，隔洛河相望，景色峭丽。据传说女儿庙原在山顶，因倒塌，后人移建至山脚下。在濒临洛河之大路旁，仍有女儿庙遗址，在张午公社园过大队，今社员尚称此一段地名为‘女儿庙前’。女儿山间有山溪深潭，有传说中之‘女儿化石’遗址，据旧县志记载，为我县‘八景之一’。五、昌谷后园、南园：此是连昌河入洛会口处之两个村庄。上行十余里，土壤肥沃，桑竹繁茂。李贺诗中曾多次抒写昌谷风土人情，诗中有‘珍壤割绣段’、‘竹藪添堕简’等句，正是当时现实风物之写照。今此处仍有一村子名后院（园），村旁房后，竹林夹道，或即是李贺当年，‘斫取青光写楚辞’之地。距竹园数百步，新建一水利工程，上写醒目大字：‘昌谷电灌站’，可浇数百亩地，古老之昌谷正在发生翻天覆地之变化。南园可能为今南寨之前身，此村紧靠连昌宫遗址，村旁亦有大片竹林。当地老人今仍称村南一片土地为南园。李贺《南园十三首》，其中有‘舍南有竹堪书字’，

可见其有根据。六、唐学士李贺故里石碑：此碑据广大贫下中农传说，原立在福昌村南大路旁北侧火神庙后墙壁上，碑高约四尺左右，中行大字是：‘唐学士李贺故里’。（【按】贺未尝官学士，石碑大字是否如此，可疑。）碑文大意谓，李贺幼而聪敏好学，七岁能辞章，曾任奉礼郎官职，二十七岁早亡，故里即在福昌昌谷等语。立碑时间，约为明末清初。解放初期，由于拆庙，此碑丢失。因福昌原为县治所在，故碑立福昌，老乡辈有认为李贺是福昌人之说法。七、旧《宜阳县志》，‘人物文学’卷中，载有‘唐李贺，字长吉，居福昌昌谷乡，七岁能辞章，歌诗绝妙，当时无能效者。’并将李贺《昌谷诗》、《昌谷北园新笋》、《南园》、《后园凿井歌》、《春归昌谷》、《始为奉礼忆昌谷山居》等诗集录志中。旧县志在‘艺文’部分夸耀历来宜阳文人辈出中，有‘唐宋以来，长吉多材，栖息昌谷……’等句。此亦为福昌昌谷是李贺故里之依据。在连昌河一带，有人长期珍藏李贺诗集，有人见过有关李贺之画卷，说明李贺故里之人，历经千百年来，仍是在怀念其人。根据反复调查之结果，可以肯定福昌昌谷地方，即今宜阳三乡公社连昌河与洛河会口处一带。但更多之有关传说与材料尚有待于进一步调查研究。至于昌谷地方在李贺所处之年代，其经济、政治、文化状况，根据县志与有关史书之记载，以及出土文物与古代建筑之遗址，进行初步之考察与探索，提出以下若干看法：第一，昌谷地方，古代经济比较繁荣。据旧《宜阳县志》记载，昌谷上行约十余里之刀环村，为古老之宜阳故城。一九六四年冬，在连昌河东岸后院村边，发现一窑古铜钱币，约两千余斤，据云洪水还冲走大半。钱币中有刀币、铲币等，从秦汉至隋大业年间，前后约有八百多年，基本上各代各种铜钱皆有。一次发现钱币数量种类之多，连贯时间之长，不仅宜阳境内从未有过，全省亦甚少见。再看昌谷附近之连昌宫、佛塔、光武庙、竹阁寺、安国寺、奎星阁等古代大建筑群遗址，栉比相连，规模之大，设计之巧，雕刻之精，唐三彩制造

之美，足证明唐代昌谷经济文化之繁荣。唐时重视东都洛阳之建设，洛河流域芦氏、洛宁、宜阳之大量竹木瓦石等建筑器材，大都通过水陆运输经昌谷一带，被征调至洛阳建筑豪华之宫殿，此种环境不能不激发李贺之诗情，在客观上为李贺提供创作素材。第二，据旧《宜阳县志》与一些古碑文，当时福昌故道是‘西往秦晋，南连吴楚’之交通要冲。安史之乱以后，黄河流域遭受极大破坏，朝廷每年赋税，几全从江淮征收，其中大部分经福昌昌谷要道，直抵京师，得以维持中唐摇摇欲坠之局面。在灾难沉重年头，在大道上，达官贵人，豪门权宦，来往如走马灯，统治阶级之腐朽无能，藩镇割据之祸国殃民，贪官污吏之如狼似虎，劳动人民之悲惨生活，无疑俱影响李贺之诗歌创作。唐宪宗元和年间，李吉甫奏称：‘天宝以来，国家养兵八十余万，其余官吏商贾僧道不耕而食者占人口十分之五六，强制三个劳筋劳骨之农民，供养七个待衣坐食之游手。’面对血淋淋之现实，忧国忧民之李贺，想到自己因持政见不同，而遭受排挤得不到重用之身世，不能不爆发出思想之火花，苦吟讴歌，发抒其满腔悲愤。今讽诵其诗篇，对照当时现实状况，其诗歌创作盖与社会现实密切相关，在不同程度上反映当时现实。第三，三乡是唐代洛阳通往长安之重要交通驿站。著名之连昌宫紧连三乡。据县志大量文字记载，唐代颇多达官贵人俱曾在三乡驿、连昌宫作客旅游，吟唱赋诗。例如与李贺同时代之诗人刘禹锡曾在三乡赋诗。当年到过三乡之名人权贵，见于志书记载者尚有：唐武后、唐玄宗李隆基、张九龄、岑参、皇甫冉、裴度、韩愈、白居易、元稹、皇甫湜、杜牧等等，由此，可以想见，三乡驿，在当年确是人材荟萃之地。我们在踏访中，因山径曲折迷路，登上与女几山相连之梅鹿山山顶，意外发现康熙四十六年古碑一座，上有皇甫湜名字，谓湜曾旅游登高于此。可见，李贺故里虽在昌谷乡间，但贺在此通衢大道上，有所交游，能目睹部分现实，听说部分传闻，接触部分人

物，对青年李贺而言，无疑能开阔其眼界，采诸家之长，吸取有关文化素养，丰富其创作内容，增加其写诗题材。贺身居昌谷，有机会接触劳动人民，则更是李贺诗歌创作之土壤。过去有人咏赞李贺是‘天才’，谓‘少年词笔动时人’，宋张耒《岁暮福昌怀古》事实上李贺之诗歌创作并非闭门造车恃‘天才’写出，而是有一定现实基础”。

父晋肃，边上从事。

《朱谱》：“韩愈《讳辩》及两《唐书》本传均谓贺父名晋肃。《太平广记》据影印明谈恺刻本，后同。二百二引五代王定保《摭言》，谓名璿肃，边上从事；‘璿’字当误。”王应麟《困学纪闻》卷十八：“（杜甫）《公安送李晋肃入蜀》，盖即李贺之父。”

母夫人郑氏。

《朱谱》：“见《太平广记》四十九引唐张读《宣室志》。”

姊适王氏。

李商隐《樊南文集》卷八《李贺小传》：“长吉姊嫁王氏者，语长吉之事尤备。”又：“所与游者王参元、杨敬之、权璩、崔植为密。”冯浩注：“本集《濮阳公表》云‘季弟参元’，……柳子厚《贺王参元失火书》云：‘京城人多言足下家有积财，士之好廉名者，皆畏忌不敢道足下之善。’亦与茂元家积财相合也。柳书当为元和十年（八一五）以前任永州司马时所作，然则参元应举久而不就矣。长吉姊嫁王氏者，疑即参元所娶也。《书史会要》‘工于翰墨’类中有王参元。”

《朱谱》以为冯说“殊嫌附会”。【按】贺姊适参元，有可能。参元为鄜坊节度使王栖曜之子，泾原节度使濮阳郡侯王茂元之弟。贺父晋肃为边上从事，疑即在鄜坊节度使幕府，由宾僚而成为嫖姬。而李商隐则为茂元之婿，于参元为姪婿，故有可能闻参元妻“语长吉之事”，而著为小传。冯说未可概斥为附会也。王参元与柳宗元早相知契，《柳河东集》有《贺进士王参元失火

书》，称自贞元十五年（七九九）已见参元文章，贞元十九年（八〇三）冬柳为监察御史至顺宗即位为礼部员外郎两年之中，在顺宗前“得奋其舌”，备陈参元怀才未遇情况，且“时称道于行列”，贬为永州司马后，仍与参元通函札，称为“十年之相知”。由此可以推知，参元因与宗元相稔，必知王叔文集团情况，而李贺则因王参元而间接可以了解其时政局，并对之深表同情。门人沈熙乾《读昌谷集随记》云：“传谓‘长吉姊嫁王氏者，语长吉之事尤备。’商隐何缘得闻长吉姊语，疑长吉姊嫁于王茂元家。商隐生于元和八年（八一三），其时长吉二十四岁，度其姊不过三十左右。开成二年（八三七）商隐擢进士第，次年为茂元掌书记，茂元以女妻之，其时商隐二十六岁，长吉之姊当已近六十，其辈行长于商隐，以内姻故备闻其事也。”

兄数人。

贺集卷三有《奉和二兄罢使遣马归延州》、《秋凉诗寄正字十二兄》、《潞州张大宅病酒遇江使寄上十四兄》三诗。贺生已在晋肃中年以后，说详后。理应有数兄。唐人计算兄弟行次，往往合同祖或同曾祖兄弟排行以计，贺家自不例外。《新唐书·世系表》郑王亮后裔有“正字佩”，如贺果出大郑王后，则此正字佩，未知即是十二兄否？《朱谱》采阎崇璩谱说，以为此三人乃贺族兄，云“知为族兄者，以贺与诸人迹甚疏，诗语亦不亲切故。”
【按】贺与三兄迹疏，乃南北远隔之故，并非由于不是亲兄弟，且三诗语亦不得谓为不亲切也。

弟一人。

《朱谱》：“贺有《示弟》诗，《勉爱行二首送小季之庐山》，又《题归梦》诗云：‘长安风雨夜，书客梦昌谷。怡怡中堂笑，小弟裁涧菹。’名‘犹’则始见于徐渭董懋策《唐李长吉诗集》，即在《示弟》诗题下增一字。此本云是依宋上党鲍钦正刻本，书中题辞云如此。实亦不尽然。然宋本贺集今犹存蜀本宣城本，蜀本影印本，

在《续古逸丛书》中。宣城本，诵芬室影印。【按】《续古逸丛书》影印之南宋本《李长吉文集》，并不能断定为蜀本，说详后。皆无此字。”

【按】今鲍本原本不可见，然南宋吴正子即用鲍本作注，吴本《示弟》诗题下并无“犹”字。有“犹”字，不始见于徐董本，明弘治宣城本《李长吉诗集》《示弟》诗已题作《示弟犹》，犹，可能是弟名。

贺夫人某氏，先贺卒。

《朱谱》：“贺《出城》诗云：‘雪下桂花稀，啼鸟被弹归。关水乘驴影，秦风帽带垂。入乡诚万里，无印始堪悲。卿卿忍相问，镜中双泪姿。’王礼锡氏据此诗‘卿卿’二语，谓贺有妇，《评传》三十面。是也。《咏怀》之一云‘弹琴看文君，春风吹鬓影’，亦可资佐证。杜牧《李长吉歌诗叙》述沈子明语，谓‘贺复无家室子弟得以给养恤问’，疑其时郑夫人及贺妻均已亡歿，贺又无子，故沈云云也。”

【按】贺集卷三《后园凿井歌》，有“情若何，荀奉倩”等语，用荀奉倩悼亡之典。王夫之《唐诗评选》云：“悼亡诗，……悲婉能下石人之泪。”是妻先贺卒。周闾风《诗人李贺》，谓贺有子，于元和六年（八一）下载：“贺子当卒于是年之前。《勉爱行送小季之庐山》诗中有云：‘下国饥儿梦中见。’则此时贺子早已逝世了。”【按】周说误。“饥儿”不能解释为“死儿”，且《勉爱行》中之“饥儿”，乃李贺指其母所思念之小季而言，更不是指贺之儿。贺集无叙写子女之诗，杜牧序又谓其无子弟，所谓子弟，通常指儿子等晚辈而言。究竟贺是有子而早殇，抑是并未生子，今无可考实。

唐德宗李适贞元六年庚午（七九〇）

李贺生，一岁。

《朱谱》：“杜牧《李长吉歌诗叙》作于文宗太和五年（八三一）十月，见叙中。叙中谓‘贺生二十七年死矣’，又谓‘贺死后凡十